



## 江海风物

## 民国之前的如皋制盐业

□高建刚

制盐业是如皋最早的产业之一。西汉初年，如皋沿海地区（今东陈镇一带）开始煮盐，“溲煮海水为盐……，此淮浙煎盐所始”（《历代盐业源流》）。吴王刘濞招募天下“亡命人”（流亡他乡的人）在蟠溪等地区煮海水为盐，史称吴盐。《扬州府志》载：“吴王濞开邗沟，自扬州茱萸湾通海陵仓（今泰州东）及如皋蟠溪。溲以诸侯专煮海盐为利，凿河通道运盐，此运盐河之始也。”此后，域内盐业继续发展。三国时期，曹操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掠，强令徙民，如皋成为隙地，煮盐业一度停止。

东吴赤乌四年（241），吕岱招抚产盐区乡民回归，煮盐业重新恢复。东晋太元七年（382），古扶海洲接陆，江海之会的寥角嘴由李堡移至掘港，煮盐区随之扩至掘港、丰利、马塘等地。清《州乘一览》载：“其时此地有亭有场，亭以聚灰，场以晒灰。亭侧凿池贮灰，汲海潮以灌其中，俟周时灰水融溢，卤方流入小坑而移蓄于池，谓之卤池，跨卤池盘灶而屋之，谓之灶房。凡取卤煎盐以雨晴为度，晴时亭池干爽，挽牛刺取土，置于草上成溜，大者高二尺，方一丈以上，挖卤池于溜侧，妇人小丁执芦蓑挽水浇灌，食顷则卤入池，取石莲十枚试之，全浮者全收盐，半浮者半收盐，三莲以下浮者则卤未堪用，需刺剥开而别聚溜。卤可用者，始贮于卤槽，载入灶屋……取待芦柴、茆草，旋以石灰封盘，角散皂角于盘内，起火煮卤，一溜之卤分三盘至五盘，每盘成盐三石至五石。”唐太和五年（831），海陵县析东陈5乡（原如皋县地）置如皋场，如皋场辖有东陈、角斜、丰利、掘港、马塘、耕茶等镇盐亭场，产盐量很大，从如皋场沿运盐河运盐至扬州包装转销全国各地的运盐船，络绎不绝。

宋时，朝廷因受边境外患困扰，决定以盐利接济边饷，更注重发展盐业生产。是时，如皋被确定为淮南盐主要产区，所产盐与通、楚二州盐同被划定销往江、浙、荆、湖、淮等路、州、县。至北宋开宝七年（974），原设在泰州的海陵监迁至如皋，以加强盐业管理。《太平寰宇记》载：“海陵监，煮盐之务也……开宝七年，移监于如皋县置，从盐场之便也。”宋以后，海岸线东移，产盐区亦东移。民国30年（1941）3月，如皋划为如西、如皋2县，东境掘港、马塘、耕茶等镇盐亭场，产盐量很大，从如皋场沿运盐河运盐至扬州包装转销全国各地的运盐船，络绎不绝。

宋时，朝廷因受边境外患困扰，决定以盐利接济边饷，更注重发展盐业生产。是时，如皋被确定为淮南盐主要产区，所产盐与通、楚二州盐同被划定销往江、浙、荆、湖、淮等路、州、县。至北宋开宝七年（974），原设在泰州的海陵监迁至如皋，以加强盐业管理。《太平寰宇记》载：“海陵监，煮盐之务也……开宝七年，移监于如皋县置，从盐场之便也。”宋以后，海岸线东移，产盐区亦东移。民国30年（1941）3月，如皋划为如西、如皋2县，东境掘港、马塘、耕茶等镇盐亭场，产盐量很大，从如皋场沿运盐河运盐至扬州包装转销全国各地的运盐船，络绎不绝。

## 邵飘萍连载“南通之实业”

□王士明

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近代著名新闻记者、学者。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杀害。著有多部新闻学著作。

1925年，在北京农业大学的四川自贡人陈翰珍撰成《二十年来之南通》，计十三章十余万言。适逢邵飘萍所办之《民言日报》征稿，陈翰珍遂将《二十年来之南通》一书中“南通之实业”一章抽出（该章分工业、农业、商业三节，实际上还包括了影戏公司、金融业等内容），寄送该报，于1926年起连载发表。在全文尚未刊完时，该报因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而停办。国民政府统一全国收复北京后，邵飘萍夫人将《民言日报》复刊，“南通之实业”一章全文始得以登完，让读者了解到南通这一模范县之实业的详情情况，一睹南通之风貌。

陈翰珍于1946年曾赴南通大学一游。时该校校长为唐启宇先生，陪他参观全校各项设施。至农科图书馆参观，浏览陈列图书，不期赫然发现书架上有数册《二十年来之南通》，惊喜莫名，当即取下细看，正是他所著而梦寐以求不可得之者。唐校长虽赠给他二十册，但又得而复失。陈翰珍于1996年在台湾去世。

##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 华野一师成立记

□许小维 彭伟



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师部遗址

### 史海回眸

走进如皋水绘园风景区的东大门，过桥沿河南行约百米，有一座旧庵，上书“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师部遗址”。老庵经过修缮，灰砖红门，坑坑洼洼，斑斑驳驳，仿佛一位历史老人，见证了华中野战军第一师（下文简称“华野一师”）建立的过程。

查阅《战神粟裕》，华野一师的建立，源自一份重要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在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在这份指示中，所谓的“全面内战”，就包括华中地区，尤其是苏皖边区一分区首府——如皋。是年6月，正是在如皋城编辑出版的《文综》

第四期上刊载了华野一师成立之前的紧张局势及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将军的讲话：1月13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令后，国民党军队先后侵占如皋白蒲、五节桥，泰县赵庄、西马厂、油坊头，江都杨家庄、嘶马镇，南通海门地区的三和镇等地。白蒲徐浩泉等烈士，支持和平谈判，又遭到敌人杀害。针对1946年春天的华中局势，粟裕司令员一语道破：现在华中解放区形势异常严重，国民党军的枪炮已经排好，一声号令就会向我们袭击……

华中分局、华中军区坚决贯彻《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积极应对华中的复杂局势，粟裕等领导调整体制编制，重点加强野战军建设，将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华中军区第一分区特务第一团、特务第二团，第七纵队第六十一团，整编为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5月8日，华野一师在如皋淮提庵内（今属水绘园风景区）成立。同日，

在淮提庵北侧的操场上，举行华野一师成立大会。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亲自兼任师长、政委，陶勇任副师长，王集成任副政委，梅嘉生任参谋长，韩念龙任政治部主任。华野一师下辖第一、第三旅，旅长分别为张震东、彭德清。

华野成立后数周，时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前往南京，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其间，他曾于1946年6月前往如皋视察刚刚成立的华野一师。时任华野一师三旅八团政治处主任周密，撰写文章，回忆此事：那天清晨，三旅八团从驻地出发，奔向师部所在地——如皋县城。上午9点，部队入城，随后到达城西南角的大操场。约有两千名战士，整整齐齐；几十挺轻重机枪、几十门迫击炮，闪闪发光。9点30分，滕代远在粟裕、陶勇、彭德清等一师将领的陪同下，进行检阅。滕代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华野一师的战士们做好战斗的准备。华野一师的战

士们，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决不辜负首长的殷切期望！”

“武装保卫解放区！”“敌人胆敢来侵犯，坚决把它消灭光！”……滕代远视察一师，完满成功。

也正是在6月，华野一师主要将领，在如皋城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粟司令员主持会议，陶勇、梅嘉生、张震东、卢胜、彭德清、伍洪祥等人出席，定下战略方针“不计一城得失，可能放弃如皋，转战苏中，打好歼灭战”，为日后一师参与苏中战役取得大捷，埋下伏笔。

经过检阅与军事会议及取得苏中战役的胜利，从如皋走出去的华野一师在其后进行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名副其实的王牌部队。2021年春天粟裕将军的女儿粟惠宁来如皋，特地参观了粟裕将军曾经的作战指挥部旧址。现在，淮提庵作为革命遗址，被列为如皋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广大游客及学生学习新四军历史的阵地。

## 汤显祖诗赠张广陵

□徐继康

### 历史人物

在汤显祖的《玉茗堂全集·诗集》的卷八中，有一首七律《送张广陵》，全诗如下：

淮海新恩喜复惊，太行亲舍旧含情。知心彩袖三年别，自倚冰壶六月行。江棹落花吹短鬓，石城秋雨送高旌。相思玉茗尊前月，得知琼花梦里清。

汤显祖不用多介绍了，这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而张广陵为何许人？四百多年来，知晓者估计寥寥无几，其实此人是皋东丰利场的张淳。或许大家对他比较陌生，但他有一个侄孙，可能为更多人所熟知，就是丰利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张祚。

张淳为南宋抗金名将张浚的十一世孙，大教育家、理学家张栻是其十世祖。元世祖兵困江南，张栻的重孙辈从吴门渡江而北，卜筑于皋东之马坞庄（今如东双甸）。至张淳爷爷张明（字允亮）时，又迁居丰利场永宁桥之东南。到了他父亲张昆（号南村）手中，以力田而成为丰利的首富，他好善乐施，名贯乡邑。张昆生有五个儿子，个个都很出色，伟姿俊行，卓冠一时。张淳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张祚的祖父张洪为其第四子。

张淳，字伯厚，别号苍质，生于明隆庆四年（1570）十月二十二日。他小时候就非常聪明，常常对人说“人生当登高丘以穷远目”，让乡党为之瞩目。他的父亲把他们兄弟送到南京国子监去读书。说实话，张家虽为名门世家，但历经兵火灾变，为生存而奔波，子孙基本都不读书了。到了张淳这一辈，家中财力雄厚，才有能力外出求学。张淳那几个兄弟，生性豪迈，要论喝酒、捐赈、交友，都是意气道上，不肯人后，但谈到读书，那似乎只有张淳了。他读书很认真，不时与同学相互切磋，进步神速，当时南京国子监的祭酒赵用贤对他非常器重。也就在那个时候，张淳与汤显祖相识了。

同学们对张淳评价都很高，认为他肯定不会久居风尘，然而终其一生，张淳也仅是一个国子生，并没有取得更高的功名。也许是他家的条件

太好了，有高大华美的房屋，有仆人，有婢女，实在没有奋斗的理由。从南京国子监回来，他要耕茶场缪瀛洲的女儿为妻，缪氏十分贤惠，里里外外都安排得井然有序，张淳唯读书为务。一切都很好，就是没有孩子，缪氏劝丈夫再娶一房，但张淳不允，直到他三十七岁那年，长子张应诏才出生，四十八岁时又生有次子张应瑞。虽然得子很晚，但张淳管教很严。这两个儿子一生读书，不问尘事，都是庠生——也就是秀才的身份，那时在丰利也算是难得了。后来张应诏、张应瑞认识了吴淞一位文士韩玉房，倾盖定交，联吟二十载。他家原先有《张氏世谱》，毁于兵火，张氏兄弟就请韩玉房坐馆于丰利，帮助重新编纂张氏谱牒。在新编的《张氏宗谱》里，韩玉房为张淳撰写了一篇《伯厚公传》。因为太过熟悉，韩玉房在传记中，没有采用那种拔高虚美的文法，而是通过讲故事，记录下一个个真实的张淳。

与他那几位身体伟壮的兄弟相比，张淳显得有点柔弱。乡里有一个吃惯霸王餐的人，看张家有的是银子，而张淳总是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就想讹诈他，以一个虚假的案情将张淳告了。谁知道张淳外表柔弱，其实胆识过人，挺身而质，毫不畏惧，官司一打就是数年，最终将那个家伙绳之以法。于是，其他一些觊觎者都懾而服焉。

张氏族中某人以事犯法，以为必死，向张淳求救。时值冰雪纷飞，张淳匍匐百里，为之倾囊在所不惜，最终得以洗冤释放。那人感激涕零，送来酬金，张淳不纳，只说了一句：“这是分内事。”

张淳有个侄儿向他租了一间书屋，送来租金，张淳收了下来，如此好几年。一天，张淳把他叫来，笑咪咪地说：“这些年我为你积蓄了一些钱，可以作为读书费用了。”那侄儿一看，原来他送来的租金，这些年一分没动，封存在那里整整齐齐。

村里一个老太太，是张淳小时候的乳母，张淳一辈子像孝顺自己的母亲一样孝顺她，为之养老送终。去世后，还披麻戴孝三个月，虽宴席也不肯换下衣服。张淳对人特别真诚，哪怕是妇女儿童，也是待之以礼。

张淳的父亲张昆原娶周氏，生下张济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再娶娄氏，又生下张淳等兄弟四人。张济比张淳大二十九岁。张淳小时候，那几位弟弟还没

有出生，张济就与他分家，挑选的全是肥沃的田地和年少健壮的仆人，张淳任其所取，一点都不计较。待到几位弟弟长大后，张淳把自己那份家产拿出来，与弟弟们平均分配。他的母亲娄氏认为张淳居长且多辛劳，就私下多给他一些金银，前后三次，都被张淳谢绝了。张淳说：“一根线，一粒米，当与兄弟共之。”

这几个故事，让我们在四百年后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张淳。同时，也正是韩玉房的记载，让我们得知汤显祖诗中的那位张广陵就是张淳。

张淳一生抱负大志，希望有机会能够一展其雄才伟略，可惜在五十四岁那年，得了胃疾，他知道不行了，长叹一声：“命也！”卒于天启四年（1624）十月初九日。认识他的人无不痛惜。

张淳没有任何文字留下来。在《东皋诗存》的卷十四，只有他长子张应诏的一首《送君征弟同良荫、惟鼎两侄海陵应试》，这也是张应诏存世的唯一一首：

黄花瓣叶报深秋，书剑萧萧共一舟。药管定应窥豹变，竹林须是属龙头。东来涛色侵窗慢，西指风帆向海楼。老病枯眸无一乐，伫看三杰闯风游。此为张应诏送他弟弟张应瑞和两个堂侄张祚、张惟鼎（张祚叔叔张应庚的长子）去泰州参加考试时一首送别诗。说实话，写得还真不错，由此推断，张淳文字肯定也是充满灵气的。

汤显祖这首诗写于何时？诗中沒有写作时间。韩玉房在张淳的传中这样写道：

（张淳）携同母弟观光于上雍，与四方贤达交，以寓切磨，殷殷欲度骅骝前矣。大司成赵定宇先生深器重之，时临川汤若士先生为雍博士，公执义更笃，往来甚密，有《送张广陵》“相思玉茗尊前月，得知琼花梦里清”之句，全诗载《玉茗堂集》中。时同席名彦益重，得伯乐之诗于临川，曰“张君者艺风尘土哉！”

赵定宇即赵用贤，汤若士即汤显祖。

读《送张广陵》一诗可知，在南京六月里的一天，汤显祖到江边送别张淳归里，而此时他们相识已有三年了。

万历十二年（1584），汤显祖中进士的第二年，被选发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五年后升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因上了一篇《论辅田科臣疏》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